



独守孤灯悟禅机

□张河柳

夏夜，窗外雨声淅沥，室内静谧清凄，“老病孤舟”的二人世界总有隐隐的悲怆。老妻耐不得孤寂，早早地上床假寐。我是难以成眠的夜猫子，照旧蛰居书房，独守孤灯，随意翻看一本禅诗，不知不觉中进入悟禅的境地。

据说，中国历代禅诗有3万多首，可谓洋洋大观，其中不乏上乘之作，传至今日仍人气不减。

所谓禅诗，即以禅意为诗，以诗入禅，参禅悟禅机，以感悟示人，禅理与诗趣巧妙融合，读来令人受益良多。历代禅诗在中国文学宝库中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六祖慧能大师的《无像偈》五言禅诗富有佛理禅机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历代文人对此耳熟能详，吟诵不息，因为它超凡脱俗，空灵飘逸，人的精神状态和处世修为达到此种境界，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呢？

王维《鸟鸣涧》诗曰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此诗可谓字字蕴禅意，悠悠气韵深。如此静动和谐，诗画氤氲，意趣悠远，人文融通，令人掩卷遐思。孟浩然的“看取莲花净，方知不染心”是说义公和尚的禅心，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。诗由景清写到心静，构思奇巧而意境高远，启迪读者向佛自悟。杜荀鹤的“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”，乍看似有逃避世俗的狡黠，细想却颇有几分做人的哲理。

宋代一名尼姑的悟道诗颇有趣：“尽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破陇头云。归来笑拈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昨夜深雪里，独有数枝开。梅为春之首，寻春探梅，贵在心灵上的禅机领会，唯有心灵淡雅素净之人，才能“寻、踏、笑、嗅”豁然开朗，悟破禅机，最先寻觅到心里的春天。所谓心至而春早，心善而神知，心灵纯净无邪的人，总能领悟到意境圆融的大自然之美，陶冶和升华自己的灵魂。

唐代一位禅师有禅诗曰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这真是轻灵而富有哲理的感悟。没有退却就没有前进，必要的后退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前进，排除杂念、心地清净是基础，大道无术，灵魂升华是关键。悟破了退与进的禅机，修炼了睿智的心神，还怕达不到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的境界吗？

六根不清净必然吃苦头，这并非某一个人的悲剧。如今读读禅诗，领悟禅机，把握做人弄文之道，岂不乐乎？

窗外雨声声声悦耳，书斋读诗诗诗入心。

多年离家已成客

□张金刚



母亲围着锅台忙活，父亲打下手，我却坐在门槛上晒太阳、玩手机，偶尔与父母唠唠家常。

邻家大嫂问母亲：“家里来客啦？”正在炒菜的母亲头也顾不上抬，说：“哪儿呀，是俺家三儿回来了！”我一怔，感觉自己多年离家在外，回家甚少，恍然已成客人。

我凑到母亲跟前想帮忙，母亲却说：“家里灰尘多，灶前烂草多，做饭烟熏火燎、油点乱溅，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。回家一趟不容易，你还是歇着吧！”我顿时满心羞惭，挽起袖管，下手忙活，想用行动告诉母亲，我没那么矫情。

可真下手时，我仿佛成了无头苍蝇。切菜，要问菜刀在哪儿，菜放在哪儿，调味料在哪儿；烧火，要问火柴在哪儿，柴火在哪儿；炒菜，要问铲子在哪儿，油盐酱醋糖在哪儿……这简直是在给母亲添乱。母亲笑叹：“算了，还是我来吧，你真是越帮越忙！”我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，不禁黯然神伤：这还是我的家吗？我还是家里的一员吗？怎么感觉自己真成了客人？

于是，我四下找寻自己留下的痕迹。还记得有一沓我上大学时的书信，压在柜底，想留作青春的记忆，可我翻遍柜底也没找到。母亲略带歉意地告诉我：“多少年你都不提这些信，我以为你不要了，就烧了！”

我又找读过的课本，没了；找儿时的玩具，也没了；找穿过的衣服、用过的镜子、听过的磁带，全没了。我没再问母亲，只是愣坐在那里，环顾这个曾经那么熟悉的家，已经找不到自己生活的痕迹了。

吃饭时，父母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客气得让我有些不自在。饭后，母亲忙着收拾碗筷，将电视遥控器递给我。随后，她拿出崭新的背褥晾晒，说：“这还是你们结婚那年回家时盖过的。”唉，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，自己已八九年没在家睡过。

父母要带我到小时候上树摘柿子掉下来的那个山沟里刨花生，到了那里，我却找不到自家的地。

陪父母摘花生，农活已显生疏。我吃力地扛着口袋回家，一进院便被满树金黄的李子惹得垂涎欲滴。我伸手摘了一瓢，洗净坐在台阶上吃了起来。片刻，一个小孩拉着我母亲告状：“奶奶，就是他，偷摘你家李子！”

我和母亲一阵大笑，母亲笑得很灿烂，笑孩子的天真；我笑得凄然，笑自己竟成了“贼”。童年背诵的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，今天竟成为现实，我真正明白了贺知章在《回乡偶书》中描写的那种尴尬。

村子，是祖辈们和新生代的村子；老屋，送走了我这个过客，彻底成了父母的老屋。我却多年离家已成客，不由得怅然若失。

雨水

□李群娟

夜雨之后晨光如洗，大地明净，鸟声清脆欢悦，万物皆有画趣。

丰沛的雨水使北方的夏天爽朗宜人，风调雨顺的安宁与喜悦可从每一片丰腴光洁的植物叶片上看到。槐花、蔷薇、合欢、女贞次第开放，庄稼成片，色与香之洪流汹涌不止。进入夏季后，婚嫁之事愈加频繁，每天都有几串迎亲的彩车缓缓驶过十字路口，鞭炮久久爆响，像瓢泼大雨骤然降落。土膏欲动雨频催，万草千花一饷开。越来越多的植物捧出青绿的果实、红红的果实。万物就是这样容易感恩，几场雨之后，世界便呈现出最美的样子。

浓重的水汽凝结在树叶上，成繁露；悬浮在天空中，成云朵。一朵洁白的云在天空中出现，舒卷变幻。丰盈的水汽使云朵丰腴、肥厚，成为立体的棉被、棉垛、棉山。夕阳的霞光反射其上，初时满天彤云，颇有火烧云的阵势，继而又散为绯红、桃红、朱红、紫红、深紫、浅

酱、蓝灰、珠灰等种种艳色，明暗不同，层次分明，衬着纯净的淡蓝色天幕，天幕上早早吐出一钩蛾眉细月。

多少年没有看过美丽的云朵了。这是小时候常见的事物，近些年，常晴的天空总以平板单调的蔚蓝、银灰示人，即便有云，也多是几片薄薄的流荡的丝絮，显得应付和漫不经心。

这样的抱怨对居住在大城市中来的人来说，应是过于奢侈了，他们连明净的蓝天也少见。我则因少年时代见识过天空的大美而易于不满。

想念那变幻如狗、马、羊的白云，使天地人皆成朱红的火烧云，山雨欲来时狂猛的大风，麦秸垛一样带着浓重雨水在低空飘移的雨云，贴地斜飞盘旋的紫燕，噤声瑟缩的家畜，状若树根的粉红、靛青的闪电，车马一样从屋顶碾过的闷雷，闪亮的大雨点像流星一样画出白痕，大地上响起的雨声，尘土的腥气，奔跑的动物与人，摇

动的紧张的植物，腾起交织的热气、冷气。想念一场暴雨渐渐停止后，村道上久久流泄的山水，玩水的孩子欢快的尖叫声，横跨中天的彩虹。这一切都无比迷人。真希望我的小孩也是那一身雨水两脚泥在村道上痛快玩水的少年。可是，他是在环境变坏后出生的，这十几年，天空只展示了阴晴，并不能给他们以美丽的体验与幻想。

今年夏天，多年不遇的丰沛雨水不时洒落，将万物洗得焕然一新，让久违的变幻多姿的云朵又呈现在眼前。曾经我像葵花一样盼望晴天，这些年干旱的四季却让我开始怀念旧时多雨的气候。而今，每一场雨都是福泽啊。感谢天，它让我感觉这世界还和过去相似，并没有迅速地堕落变坏，尚可以侥幸生存。末日之说，是个永不实现的传说才好，或者越远越好，远到几亿年之后，让我们的家园能在雨水的润泽下，绿色遍布，清水长流。